

男儿河

黎晶文集

一杯山河男儿泪
千古华章赤子心

黎晶 著

译林出版社

黎晶文集

男儿河



黎晶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儿河 / 黎晶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1

(黎晶文集)

ISBN 978-7-5447-5965-6

I. ①男… II. ①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1001 号

书 名 男儿河

作 者 黎 晶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肖 瑶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965-6

定 价 2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纪委小干部·····	1
附：小说三要素·····	51
民以食为天·····	55
镇长九斤·····	81
附：读《镇长九斤》·····	123
附：对表象生活的理解·····	126
男儿河·····	128
附：距离的感受·····	177
附：文学朝圣路上的精神建构·····	178
附：书法家的“第五脑室”·····	185

纪委小干部

纪委小干部欲伸张正义却又无处不受官场潜规则的掣肘，他在矛盾和尴尬中不知如何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官员出身的作家黎晶的小说创作，总是将自己的阅历优势转化为创作优势，以自己的特有视角敏锐地洞察现实中的人生和官场中的奥秘，读来让人久久回味……

一

吴语像贼一样借着夜色溜出了县委陈旧的宿舍楼。他靠墙根定了定心神，左右张望，看了看马路上稀疏的人影，确认不会遇到熟人之后，这才沿着路灯僵死的光线，伴着双脚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哧哧的声响，匆匆地消失在黑暗中。

凄冷的大街上没有了人影，连狗都躲了起来。这么冷的天，正是在家喝酒打牌的时辰，谁还出来逛大街？出来的肯定是串门子，那也一定是有急事情。要不就是到领导家送礼的。吴语越琢磨心里越不是个滋味，要不是老婆催得紧，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愁得他一天上不好班，他这个县纪委一室的主任，怎能干这种事情？他最瞧不起给领导送礼的人，可今天自己确实又是去送礼，扮演着一个不

光彩的角色，一旦被别人看见，明天再给犯了错误的同志上课说教，那不等于鱼刺卡在嗓子眼上？

吴语舍近求远，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全身都冻透了，这才转回身来到县教委宿舍楼小区门口。这是几栋崭新的现代化装饰的小楼，县委书记说，这是重视教育的最好体现。吴语无心欣赏，内心多少却产生了一股怨恨，恨谁呢？难道纪委的干部就应该住上个世纪留下的不遮风雨的筒子楼？

吴语低着头，照直走了进去。

“站住，请出示你的证件。”一个保安挡住了捂得严严实实的吴语。

“什么证件？到教委家属楼访个朋友，串门亲戚也要什么证件？”

“这是教委张主任的规定，春节将至，来人登记，说是按县纪委的通知要求，今年过年不收礼。”

吴语听完心头一震，觉得这个保安和教委的干部一样的有文化，说起话来有条不紊，好像是专门冲着他吴语来的，甚至还带有那么点挖苦、讥讽。他立刻感觉到脸上一阵发热，双手不自觉地将裹在皮大衣里的两条中华牌香烟往腋下塞了塞，小声说道：“我是县纪委一室的主任吴语，通知是我起草的，今晚找张清河主任有工作谈，约好的，还要出示证件吗？”

吴语在一个农民工面前说了谎言。

“唉，你不是说上亲戚朋友家串门的吗？”这个操河南口音的保安还是个一根筋。

“废什么话，我和清河主任是朋友，这有区别吗？”吴语面对这样一个打工仔的奚落有些愤怒，声音提高了许多，也许是为了压住内心的空虚。

保安借着警卫室门灯的光亮，看了看干部模样又两手空空的吴

语，没敢再吱声，真怕惹着了个横主，吃不了兜着走，见好就收。他挥了一下手，放吴语进了停满汽车的小区。

吴语照着妻子杨青打探出的单元门牌号，来到一单元的门口。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心虚让他变得蹑手蹑脚，慢慢地爬上了三楼。301室没错，他定了定神，然后弯下了腰，解开了沾着雪垢的皮鞋鞋带，从大衣兜里掏出一双上午在华联商城新买的塑料拖鞋，换上之后，这才轻轻地按了按张主任家的门铃。

一曲熟悉又叫不上名字的音乐响过后，门灯亮了，门却没有打开，屋里的主人一定在门镜里窥视着自己。吴语突然感到一股焦躁，冰冷的身体开始炽热，脸又烧了起来……

门开了，教委张主任稀疏的头发，白皙的脸庞，慈眉善目，一看就是个领导干部，但在那充满文气的脸庞上吴语还是察觉出，那双深邃的眸子里，闪出一丝丝冷峻，或者说是霸气。

“你是？”张清河并不认识吴语。

“我是县第五小学副校长杨青的爱人……”没等吴语介绍完，张主任清冷的脸上立刻就堆满了笑容：“知道，知道，纪委查案件的高手，吴语，对，吴主任，快请进，快请进！”

吴语穿着那双刚刚上脚的新拖鞋，踏着光亮洁净的木地板走进了张主任温暖的家。那双沾满积雪的大头皮鞋被丢在了门外。

张清河的爱人客气地端来了一杯热茶，顺手从茶几上那盒拆了封的精制软包红中华牌香烟盒里取出了一支递给了吴语：“请抽烟吧，俺们家清河随和，不限烟。”

女主人回过头看了一眼张主任：“来，清河，你也陪吴主任抽一根。”

张主任坐在了与吴语并排的沙发上，把妻子递来的中华牌香烟又重新装回到烟盒里，他从自己睡衣的口袋里摸出了一白色包装没

有商标的烟盒，他一边从中抽出一支，一边对吴语说道：“小吴呀，我就这样称呼你了，这样显得亲切，叫官职就显得外道了不是。”

“行啊，张主任，叫什么都行，您是前辈嘛。怎么，你不抽中华……”

“唉，中华谁抽得起呀？那是招待像你们这样的客人的。”

吴语细细地品尝着这支软软柔柔带着香气的中华香烟，细细品味着眼前这位外界传说中只抽中华香烟的霸道的教委主任。妻子杨青的事什么时候说，这两条花去一月工资的香烟什么时候拿出来，这对吴语来说还需要勇气，还要把握好时机，在这方面，吴语太没有经验了。烟都买了两个星期了，再放就干了，没有办法，在妻子的逼迫下，在那句自己从没有验证过的“官不打送礼的”真理的寄托下，即使事儿办不成，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吧，吴语硬着头皮来了。

两人对默，两支香烟腾云驾雾，女主人连忙打开了窗户上的通气孔。

和善的张清河打破了短暂的寂静，他说话了：“小吴啊，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教委是个穷衙门，三宝殿一样也挨不上……唉，对了，小吴，你知道这三宝殿都是哪三宝呀？”张清河把到嘴边的话岔开了。

吴语还真被问住了，这常挂在嘴边上的话，还真不知道出处。教委嘛，是有学问的地方，为人师表，吴语也就不班门弄斧了。

张清河显得很高兴，他把那支只抽了两口的烟卷掐灭了，丢在了烟灰缸里。喝了一口紫砂手把茶壶里谁也看不清的茶说：“这三宝殿我还真查过字典和辞海，均没有找到过答案，最后是一位庙堂里的高人告诉我，这三宝为：人、经、堂。人就是僧房，和尚寝居之地；经就是藏经阁，经书藏放之处；堂即拜佛烧香做法事之堂，即大

雄宝殿，这为三宝殿。俗人只能到一宝，大雄宝殿，僧房和藏经阁是不容纳外人的。”

吴语听完佩服，这位张主任还真有学问，这个故事放在这样一个火候上来讲，确又显得暗藏玄机，有点意思。

吴语把那支快要燃到手指头的烟蒂掐灭，装出一副很认真的样子说：“听了张主任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看来这句话应该改一改了，叫作无事不登一宝殿了，登殿之人大凡是有事所求、烧香拜佛嘛！”

张清河听完哈哈大笑起来，他站起身子往前走了几步之后，突然又回头来对吴语说：“吴主任，驾临寒舍也有事求？但我既无佛身，也无佛心，一介教书之匠，不误人子弟就算烧高香了。”

话已至此，吴语觉得是该拜佛了，他也站起身来，不承想那两条中华牌香烟从短大衣里掉了下来，把他计划好的程序全部打乱了。

张清河眼睛一闪，指着掉在沙发上的两条香烟说道：“小吴，你这是？”

吴语的脸红了，语言有些结巴，好在他反应灵敏：“我，我这是烧香来了。”他接着刚才的话茬找了一个台阶。

“吴主任有求我这样一个穷和尚？那好，不妨说出来。”

“张主任见笑了，俺媳妇杨青逼得紧，我一天在外查案子不着家，上有父母二老，下有上小学的女儿，杨青的第五小学又远在乡镇，这……”

“别说了，别说了，我这教委主任失察呀，杨青打过请调报告，小教科犯了官僚主义，给退了回去，他们不知你们家里的实际困难。我狠狠批评过他们，今天上午已经讨论通过了，调杨青到全县重点小学一小任副校长，这也是对县纪委工作的支持嘛！”张主任一口气没喘连珠炮般将截过的话茬说完。

吴语的脸红了，这回是激动的、感动的。谁说不送礼、不花钱就办不成事了，这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不由自主给张主任鞠了一个躬说：“哎呀，让张主任费心了，叫我说什么好？我代表俺的全家谢谢了。我告诉杨青一定要好好工作。那，那我告辞了，客走主安，这两条香烟既然自己走出来了，就让它完成它的使命，一炷高香，不成敬意，佛堂之上，就算许了个愿，万望收下。”

“小吴，把烟拿走，我张清河这里办事从不用烧香，心诚则灵嘛。拿走，拿走，不然惹气佛主可要收回成命的。”张主任说完给女主人使了个眼色，张主任的媳妇连忙把茶几上的两条香烟重新塞回到吴语的大衣里，两人左推右挡了几个回合，吴语见张主任两口子态度坚决诚恳。唉，不能违了主人之意，也只好把烟收了回去。

二

吴语一喜接着就是一愁。纪委书记王直是县委常委，他交办的案子一般都是涉及正科级以上干部的，也肯定是县委李峰书记亲自点过头的、批准过的。不然是不会轻易叫他们这一级干部知道的。两位书记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县纪委不光是处理干部，更重要的是保护干部，能不查的案子尽量不查，要查的也是逼到了份上！”吴语想，干部之间总有往来，三亲两厚，牵肠挂肚，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官官相护的原因吧。

吴语从王直书记办公室回到家里，妻子杨青已把一桌丰盛的饭菜热了又热。自从老婆从农村回城后，他从没有吃过冷饭，每餐凉盘、热炒搭配，虽然没有大鱼大肉，这已让过去又当爹又当妈的吴语万分满意了。

“这么晚，又有案子？”杨青一边帮助丈夫脱去冒着凉气的皮大

衣，一边关切地问候。紧锁眉头的吴语没有回话，径直走到饭桌子边坐下。他伸了一个懒腰，和往日一样无精打采地端起了碗。

“嘿，你着什么急呀！今晚咱爷俩可得喝上两口，要不然瞎了你媳妇做的这一桌好菜。”老岳父杨得福说话了。

吴语抬起头来，这才发现桌子上多了一个平日里没有的酒杯。他又重新注视了自家掉了角的旧饭桌，忽然眼前一亮，今天这是什么日子？一条红烧大鲤鱼一切两半，分别放在两个盘子里，然后对拼在一起，放在了桌子的正中央。家里没有购置过鱼汤盘，聪明的媳妇仍然让这条足有四五斤重的大鱼保留住它特有的身段。

“哪来的这么条大鱼？冰天雪地的这鱼可就太金贵了，杨青，这是怎么回事呀？”吴语搁下了碗筷。

“俺姥爷拿回来的，没抢没偷，爸爸是不是犯了职业病？全家都等着你剪彩呢！”女儿吴语赞说话了，她几次想吃一筷子，都被妈妈拦下了，说要等着爸爸回来。

“吴语，孩子说的没错，是我买的，杨青调回城里，一家人团聚。今后这日子更会有滋有味的。今天我还听说，你们县纪委要提拔一个副书记，你是一室主任，当然的候选人。这高兴的事扎堆呀，弄条鱼庆贺庆贺！”

杨青瞟了一眼吴语说：“爸说的没错，你提升的事还是俺教委张主任下午打电话告诉我的，吃饭吧。”

吴语心里咯噔一动，这小道消息这么快就传到了家里，这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先庆贺，这不叫自作多情吗？他还想说些什么，但又怕扫了大家的兴。他对岳父的孝敬可是没挑没拣，虽然他觉得这条鱼肯定有些来头，绝不是自己的职业敏感，算了，吃完饭再说。想到这里，他端起了岳母斟满的酒杯，和岳父大人碰了一下便一饮而尽。

杨青站起身来，夹了一块那条大鱼脊背上鲜嫩的白肉，放在了丈夫的饭碗里。

吴语连忙也站起身来，夹起了两块又肥又软的鱼肚囊分别放在了岳父岳母的碗里，他知道杨青最爱吃鱼头，这玩意补脑，自然这当朝一品的鱼头就归了媳妇。女儿早就谁也不顾地大吃起来。吴语缺嘴，好长时间没有闻到鱼腥了，不是县纪委寒酸到没人请客，若要想吃整天都能围着饭桌转，可是他一概推辞，宁愿亏了自己。吴语两杯酒落肚之后，饭桌子上的气氛便活跃起来。

平日里寡言的杨得福今天也显得格外高兴，他冲着自己的贤婿打开了话匣子。“吴语呀，你刚才不是问这条鱼吗？俺就告诉你，这是老天有眼呀！”杨青见状连忙扯了父亲一把，不让老人过早地将这条大鱼的秘密揭露出来。

老人借着酒力燃烧的兴奋，谁也挡不住了。吴语也忘记了纪委王书记带给他的烦恼，一个劲地催老爷子把这条大鱼的来历讲清楚。他从小就养成了一个爱刨根问底的毛病。

杨得福一辈子遇到的最大惊喜就算是今天清晨了。

早晨五点钟天还没亮，杨得福照旧是第一个来到县环卫局卫生大队，看门的老刘准点打开院门的大锁，然后就钻回房里继续睡他的回笼觉。

杨得福在卫生队干了几十年，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地清扫三街的垃圾。三街马路的南北两侧星罗棋布地立着几个机关单位、家属宿舍，它们相互并不衔接，空场之处几个生铁焊造的垃圾箱歪斜地仰卧在路边的道沟旁。杨得福对这项工作的冬季操作十分熟练，他用铁锤敲击铁箱，使冰冻的垃圾和箱板分离，然后将道旁散落的冰垢铲回箱内，再将周边清扫干净，只待天一放亮，大卡车把垃圾箱吊起，再把垃圾坨翻进斗内。杨得福帮助吊臂卸下铁箱就算完成了任

务。时间一长，附近的居民只要听到敲击铁箱的声音，灰暗的房屋就亮起了一排排方的、长的灯笼。平房像一列火车，楼房像艘轮船。这个时候他最得意，因为他和农村里的公鸡一样，担当起这个城市里的报晓员。

自从三街路南拔地盖起了三栋漂亮的六层白色楼房之后，杨得福又多了一项新工作，那就是县教委小区垃圾的清运。这些楼房临街的北面都设计了垃圾道，各层每户足不出门，将垃圾倒进缓台的垃圾道内，这些废弃之物撞击着道内四周的铁板，轰轰隆隆从六层滑到一层的出口。杨得福要将这几十个道口的垃圾清出来装进自己的推车里，再将它们运到街上。

工作量翻了两番，工资却一分没长，但他满意这份工作，喜欢这份工作，他没牢骚。今早杨得福来到1号楼东边第一个垃圾口，他习惯地抬头从顶层依次到底层扫视一遍，只见所有的窗户还没有光亮，因此这时也不会有垃圾倒下。他麻利地打开两扇铁门，放心地将头探进，用镐头把冻硬的垃圾敲碎，这才用铁锹将垃圾请出。突然，楼上垃圾道里传来一声巨大的轰鸣声，一个不小的物件，就像高山上滑落的石块飞了下来。杨得福一惊，身子往后一闪，人便跌倒在雪地里。说时迟那时快，一件黑乎乎的东西在他的眼前刷的一声划过，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脚下，震得耳朵嗡嗡作响，整个大楼也好像摇晃起来，杨得福觉得黑暗中棉衣里立刻便溢出了一层冷汗。

别看老人上了年纪，整日里不闲手脚，反应还十分灵敏，当他躲过这飞来的横祸时，便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心中一阵愤怒，是谁家不长眼睛，他朝着楼上张口大骂：“谁他妈的……”这句话还未骂完，只见三楼的灯闪亮了一下，然后又迅速熄灭了。杨得福定了定神，女儿杨青告诉过他，这层住的是她的顶头上司教委主任张清河。

杨得福像孩子一样伸了一下舌头，亏了自己收嘴快，张主任可是俺们家的恩人哪。一旦脏话出口那就收不回来了，恩将仇报的事俺不能干。

他把那件险些砸着自己的东西放到了车上，推到垃圾箱边。他漫不经心地将东西扔到垃圾箱里，又是咣当一声。这一声引起了杨得福的好奇，这是件什么东西，裹得结结实实的，不像个被丢弃的玩意，是主人弄错了，当作垃圾倒下了楼？他弯腰重新把那玩意从垃圾箱里捡起，借着微弱的路灯，将那件东西打开。最外面一层是很新的塑料编织袋，接着一层是牛皮纸，最后一层是用保鲜膜裹住的。嗨！鱼！是一条红尾大鲤鱼！杨得福脱口叫了出来。只见它通身被一层薄薄冰层裹住，鳞片在灯光下一闪一闪地发着亮光，鱼头青中泛黑，鱼眼瞪得圆圆的，鼓鼓的。他掀起鱼鳃，鱼鳃粉中透红，宛如刚从水中捞出。嘿，这么新鲜的大鲤鱼，在这寒冬腊月的节日口里，把这么金贵的物件当作垃圾，顺着楼道……不，一定是弄错了！杨得福连忙将这条四五斤重的大鲤鱼重新裹了起来，这是教委张主任家的，得给人家送回去。

杨得福像自己的姑爷一样被河南小保安拦在了教委小区的门外，怎么说那个固执的保安也不相信，并呵斥老人是来变相送礼的，还编出了这么一套天方夜谭。

天已渐亮，杨得福又回到了垃圾箱旁，他送走了拉垃圾的卡车之后，决定守株待兔等到上班，这条道是张主任上班的必经之路，俺要亲自把鱼还给人家。

杨得福掏出了纸烟，还没来得及点着，就看见教委的保安气喘吁吁跑到了自己的身旁，他手里拿着一封信，恭敬地给老人鞠了个躬说：“你就是杨大爷吧，这是俺教委张主任给你的。”小保安边说边将手中的信递到了杨得福的手中，接着又说：“张主任叫您老不要在这

里等着了，赶快回家，看看信就知道了。”说罢，小保安又跑了回去。

张主任是恩人哪，他的话不能不听，杨得福心里踏实了许多。他明白了这条鱼首先不是错丢，那么为什么要丢呢？回家去，把信交给女儿杨青不就明白了吗！不管什么原因，看来这条鱼是送给女儿女婿的，虽说这方式有些奇怪，但毕竟是送的，而且是当官的给老百姓送的，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杨得福高兴了，他提起了那条谁也看不见的红尾大鲤鱼，哼着小调回家了。

三

恰好吴语已经上班了，顺便捎走了上学的女儿吴语赞。杨青接过爸爸递过来的信，教委信笺上没有抬头也无落款，信纸的中央留下了几行工整的字迹，没错，是教委张主任的字体，她一眼就看出来了，并不由自主地念出了声：

大雄宝殿一叙，
佛道经学结缘。
鲤鱼龙门飞跃，
进府拜人拜年。
金榜题名关键，
怎能随意发展。
烧香磕头疏浚，
吾愿助君实现。

一首打油诗让杨青恍然大悟，原来这条红尾巴大鲤鱼并非误入陋室，它是带着一身的使命光顾寒舍的。让杨青不解的是，她与丈夫吴

语不但没有为自己的顶头上司出过一丁点力气，反而还欠着人家一屁股的人情债，这大年下的，两口子愁的不知应该去送点什么，却收到了张主任用这样特殊的方式送来的连年有“鱼”，这可怎么是好？

杨得福听了女儿的一番解释大笑了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呀！你们共产党干部的传统一直是上级关怀下级，干部关心群众嘛。人家张主任这样做有他张主任的道理，肯定有事需要你们俩去办，对，一定是让吴语这小子办。他可不能忘恩负义，头拱地也得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报答人家。”

杨青知道丈夫是头倔驴，爷俩商量好了，先把这条鱼吃了，堵住了吴语的嘴，等人家张主任万一有什么事吩咐下来，吴语也不好再说什么了。爷俩定好的计划刚刚开了个头，没承想两杯酒下肚，杨得福嘴上把门的就下了岗，肚子里那点豆子，噼噼啪啪地就全都倒了出来。

杨青没有想到，丈夫吴语一反常态，没急没跳没有发火，反而将泛红的鱼尾巴夹到自己碗中，然后又端起盘子，将剩下的鱼汤全部倒了进去。他低着头一言不发，三下五除二将一碗大米饭吃了个一干二净。杨青见状赶忙给丈夫碗里倒了点开水。吴语抬起头来瞟了媳妇一眼，用水漱了漱口，便咽进了肚里。杨青见状不禁扑哧笑了：“我说吴语，你这是干净呀？还是怕塞在牙缝里的残渣吐了可惜？”

吴语站起身来，用手抹了一把嘴唇上的油渍说：“这叫清正廉洁。电视剧《雍正王朝》里的皇上不是给我们现代人做出了示范：四盘小青菜，一碗白米饭，膳后用清水涮一下碗，漱了漱口，然后就全部喝进了肚里。一位封建皇帝都知道盘中餐皆辛苦的道理，何况共产党人！”说完便去了那个不足一米的小阳台。

吴语将阳台的玻璃窗打开了一个缝隙，冷风便像刀子一样刺了进来。他从衣袋里摸出香烟迎风点着，随后又将阳台的门推上，他

家可没有教委张清河家里宽敞，女儿吴语赞给爸爸划定了这一块特殊的吸烟区。

烟雾缭绕，吴语隔着窗子看着岳父仰躺在沙发里，兴奋和酒后的愉悦让老人也跷起了二郎腿，眯缝着眼睛，嘴里还哼哼叽叽地唱着那一首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小调。

吴语叹了一口气，心想：“这个教委的张清河聪明呀，这场戏导演得不歪不正，明暗相容，既烧了香，又没有去庙堂，一鱼双味，官场老到油条，可这种人却能……”

吴语立刻想起了县纪委王直书记和他的谈话。

王书记开门见山：“小吴，你认识县教委主任张清河吗？”

“认识，张清河大名鼎鼎，在咱们青山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过去我也只识其名，这不几天前才认其人，为了媳妇杨青的工作，登门拜了一次佛，居然没有烧香却还了愿。”

“这我知道，张清河已向县委书记李峰同志汇报了，说这是支持咱县纪委的工作！”

“咳！我吴语小人物的家事竟惊动了县委李书记，这位张主任还真是有神通呀。”

“你知道这位解决你家大事的张清河和咱们县委李书记是什么关系吗？”

“不知道。”吴语愣了一下，心里忽然就亮了起来，这件事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如果是这样，杨青工作调动的问题，就并非那么简单了。

“那好，你先看看这些群众来信，还有县委李书记的批示。你拿回去看，切记一定要注意保密，看完之后咱们接着再说。”

吴语接过档案袋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将门锁上，又把写字台上电话机线拔掉，拉上窗帘，打开台灯，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